

# 权力, 身体与自我 ——女性主义视野下翻译活动的特点\*\*

□ 庞 玥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对之后30年内的学术与文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和蔓延,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与此同时,翻译研究逐渐被接纳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文化间存在性别角色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在语言中有所体现和表达。因此如何通过翻译将这些表达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是译者、特别是女性主义译者面临的棘手问题。正因如此,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翻译活动有其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翻译活动; 性别角色; 差异; 特点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7)05-0077-04

1990年,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sup>[1]</sup>。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在这个“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它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政治诉求在众多翻译理论中异军突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翻译活动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译论的不少缺点。

## 一、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

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领域存在着相似之处。由于译者的非自主性和依附性,长期以来他们被用来比作女性,两者都被视为弱者形象:译者弱于作者,女人弱于男人;译文的从属地位如同女人的从属地位。约翰·弗洛雷欧曾声称:“翻译总是有缺陷的,所有翻译都视为女性”<sup>[2]</sup>。法国翻译家梅纳日在1654年提出翻译史上著名的性别隐喻的论断“les belles infidelle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表示对妇女和翻译的蔑视。由此可见,父权制的绝对权威和对女性的控制与原文本位主义对译文的操纵是不谋而合的,两者在翻译中找到了契合点。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语言是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

话题之一。女性主义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语言不仅是交际手段,也是服务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父权制”的语言是女人受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西蒙宣称“妇女的解放首先应该是语言的解放,从语言开始的解放”<sup>[2]</sup>。翻译作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自然也受到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及手段,使女性能够在语言中显现,在译文中显现。这样,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 二、女性主义视野下翻译活动特点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示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述出来。翻译以后,由于语言的差异,一些性别歧视现象可能消失,但多数则会照样存在。一些女性主义翻译家为此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以克服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家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政治活动,通过摆布译文来争取权力;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尤为关注一些生理词汇的译法,使女性身体能够在译文中重现;在译文中渗透女性译者的世界观,试图通过翻译构建女性自我主体,唤醒女性自我意识。这三点正是本文以下将要讨论的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翻译活动特点。

\* [收稿日期] 2006-05-15

\*\* [作者简介] 庞玥(1981—)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 翻译:权力的工具

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翻译活动不仅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更是女性主义者争取权力的一种工具。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作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影响着话语的运动。我言说故我在,话语权不仅能确立主体的存在,也更能表明主体存在的意义<sup>[3]</sup>。

纵观古今,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性别史,女性是男权历史中沉默的“他者”,居于社会历史的边缘地带<sup>[4]</sup>。在性别建构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男性一直垄断着话语权以确保自身的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由男性控制的语言一直宣扬着父权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父权统治的权威话语——“父权语言”。语言学家艾里佳莉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不仅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而且伤害了女性的自尊、积极性和创造力。女性要获得语言的解放才能获得女性话语权,只有拥有女性话语权,女性才可能用自己的声音为“边缘化”的女性说话,动摇父权话语和解构父权中心。因此,女性主义者极力提倡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语言进行改造,翻译活动便是女性主义者改造语言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以《简·爱》中的一段话为例来探讨女性译者是如何以翻译为工具凸显女性话语,争取权力的。在原作中有一段话,是简第一次见到罗切斯特时对其英俊外表的一段议论:

Had he been a handsome, heroic looking young gentleman, I should not have dared to stand thus questioning him against his will, and offering my services unasked ..... I had a theoretical reverence and homage for beauty, elegance, gallantry, fascination .....<sup>[5]</sup>

吴钧燮(男)译为:如果他是漂亮英俊的年轻绅士,我准不敢站在这儿这样不顾他的拒绝向他发问,而且不等要求自请帮忙。……我从理论上对漂亮、文雅、殷勤、迷人十分看重……<sup>[6]</sup>

祝庆英(女)译为:要是他是漂亮英俊的年轻绅士,我就不敢这样站着违拗他的意志问他问题,不等请求硬要帮忙。……我对于美、文雅、殷勤、魅力,抱有一种理论上的崇敬……<sup>[7]</sup>

对比两个版本的翻译,我们发现,在翻译“I should not have dared to stand thus questioning him against his will”这句话时,吴翻译时增添了一个“准”字,而“准”字带有很强烈的肯定意味,有意加重了简在面对男性时的畏惧心理,这是译者男性中心意识的体现。

在祝的译本中则用一个“就”字带过,很显然,作为女性译者,祝庆英力图在翻译中纠正对女性的歧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另外“offering my services unasked”原意为“不要请求就提供服务”,祝翻译为“不等请求硬要帮忙”。“硬”字有“强行、执拗”的含义,译者将它用在简身上,更鲜明地展现了简的反抗意识与人格独立。若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祝没有译出原文中“homage”一词。众所周知,“homage”意为尊崇,暗藏着对父权的顶礼膜拜,这无形中扼杀了女性的自主身份<sup>[8]</sup>。

由此可见,女性译者对原文有意识地重写是对父权意识的一种挑战;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翻译活动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的行为,它的实质是通过强调语言的政治性,达到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目的。

## (二) 身体翻译

女性主义译者对生理词汇尤为关注,并且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处理一些生理词汇的语言转换。“妇女是文化变化的晴雨表,而她们的身体是使冲突更清楚明白地呈现的地方”<sup>[9]</sup>。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女性主义译者关注的焦点。身体之所以受到重视,因为它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攻击传统思想和理性主体的开始。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南茜·弗莱斯所说:“身体和快乐的修辞,可以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揭露和反抗现代西方文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体、升华、理念诸如此类的概念。”<sup>[10]</sup>

然而,在男权文化中,女性的存在却是一种“身体的存在”,作为“风景文化、娱乐文化或生殖繁衍的工具”而存在<sup>[11]</sup>。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女性天生就是被“塑造”而成的。女性的身体需要符合“标准”,如果对自己的身体不加约束和改造,就有可能被视为“放纵的女人”(loose woman)<sup>[13]</sup>。女性身体的附属性还体现在对女性身体语言的忽视。男性的身体语言可以作为个性的反映,女性的身体则需要使用同一的身体语言,这无疑抹杀了女性的个性。这再一次论证了波伏瓦的社会性别构成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面对男权社会中作为工具而消失了的女性身体,女性主义译者所做的就是恢复“客观化”的被驯化了的女性身体,颠覆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翻译及创作风格的操纵。她们采取的第一个处理办法是创造新词,女性主义译者试图用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象和比喻超越父权主义所使用的男性语言。比

如当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 Harwood)在翻译博萨德(Brossard)的 *Sous La Language* 时,碰到这样一个法语词汇“cyprine”,在法语中指女性性分泌。这个词虽曾被波德莱尔和20世纪70年代的女同性恋者以及女性主义作家使用过,但正统法语词典却未予收录,因为“编纂词典的人不想让女性拥有这个词”<sup>[12]</sup>。而且在英语中除了 *wet* 也没有别的词语可以表达这个意思。最后哈伍德通过此词的希腊神话词源,创造了一个相对应的英语词汇“cyprin”<sup>[13]</sup>。另一个办法是重申旧词含义。美国女性主义者玛丽·黛利(Mary Daly)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她认为许多曾经对女性非常重要的词,都被父权社会赋予了贬义。比如 *con*(女性阴部)这个词,后来逐渐有了新的含义,用来指“令人讨厌的白痴似的男性”。哈伍德在把 Gail Scott 的“*Heroine*”中的一句话“I wonder about the smell of cunt”翻译成法语时,不得不在 *con* 这个词上加上限定词(女性的),把这句话译为“*je me demande ce que sent le con d'une femme*”。

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时,或发明新词,或改变原有词语拼写形式,或重申旧词含义来描写在传统语言中被蔑视和删去的女性生理部分和生理体验,挑战语言、文化禁忌。她们通过这种身体词汇的翻译策略,既做到了自我保存,又突出了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sup>[13]</sup>。

### (三) 构建女性自我主体,唤醒女性自我意识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译文必然是译者思想的体现。德国翻译目的论甚至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来翻译同一文本。”<sup>[14]</sup> 美国翻译理论家 Venuti 也用“译者的隐性”来描述译者的这种从属派生地位,并呼吁要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让译者“现身”。这些理论和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可谓是异曲同工。

女性主义译者罗特宾尼尔·哈伍德说:“我在一个译本上署名,意味着这一译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翻译中清晰可见。”<sup>[12]</sup> 在理论上,为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撇开了长期争论的“忠实”和“等值”,否认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比如,Carol Maier 在翻译古巴作家 Octavio Armand 的著作 *Machismo* 时,发现自己的女性主义背景与原文对女性的视而不见和嘲笑非常冲突,所以在翻译中,她加上了自己的声音和女性主义意识。而 Diane Rayor 在介绍自

己翻译古希腊女诗人诗歌 *Sappho's Lyre* 的学术论文中也宣称:“这些翻译表达了我自己对这些古诗的个人反映。这些反映是由我自己的知识……我的性别、我的美国文化背景和我对当代美国诗歌的喜爱所决定的。”<sup>[13]</sup> 由此我们看出,自我意识是女性主义译者翻译文本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女性主义译者会有意识地在译文中体现女性主体的存在,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和译者的主观介入。女性译者正通过翻译活动打破“自我”和“他者”的本体论界限,由边缘身份、边缘文化逐步确立主体身份而进入主导文化<sup>[15]</sup>。

### 三、结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女性主义译者最大的期望——正如苏姗妮所说:“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能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能被看到”<sup>[12]</sup>。她们的目标决定了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活动存在其鲜明的特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关注了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以及语言建构现实的力量,而不是仅仅视语言为一种透明的交际工具。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深化了翻译研究的课题,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对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BASSETT S, ANDRE L.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0.
- [2]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3] 黄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 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8.
- [4] 陈本益.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 348.
- [5] BRONTE C. *Jane Eyre* [M].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3, 109.
- [6]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M]. 吴钧燮,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46.
- [7]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M]. 祝庆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145.
- [8] 陈钰, 陈琳. 话语的女性主义重写——兼比较《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2, (6): 121 - 122.
- [9] ELISABETH M W. *I Am My Body* [M]. New York, 1995. 9.
- [10] FRASER N.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62.

[11]胡彦.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兼论当代女作家的创作[J].当代论坛,1996,(3):33.

[12]HARWOOD S D L. 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ng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M].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1991.

[13]FLOTOW L V. Translation and Gender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7. 16 - 19.

[14]JEREMY M.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79.

[15]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中西话语[J].中国翻译,2004,25,(4):9.

## Power, Body and Self—the Features of Translating Activity in Feminists' Vision

PANG Yue

(Univ. of Elec. Sci. & Tech.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Feminism, which began in the mid to late 1960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and literary fields in the next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feminism boosts the language into a higher level. In the same perio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study. The differences of gender must be seen in language. Therefore, it is a tough task for translators, especially for women translators to give different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translation. All above, the translating activity in feminists' vision has many distinct features.

**Key Words** feminism; translating activity; gender roles; difference; features

(编辑 刘波)

(上接第 63 页)

## An Empirical Study on Peasants' Psychology of Party-Identification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aking Erdeji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LI Yu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field survey and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the thesis inspects peasants' psychology of party-identific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peasants' evaluation to the governing abilities of the village-level par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easants' psychology of party-identification is obviously mending nicely.

**Key Word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peasant; party-identification; village-level party; the ability of governing

(编辑 刘波)

作者: 庞玥, PANG Yue  
作者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10(3)

## 参考文献(15条)

1. BASSETT S; ANDRE L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
2.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1996
3. 黄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 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05
4. 陈本益 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 1999
5. BRONTE C Jane Eyre 1963
6. 夏洛蒂·勃朗特; 吴钧燮 简·爱 1994
7. 夏洛蒂·勃朗特; 祝庆英 简·爱 1988
8. 陈钰; 陈琳 话语的女性主义重写——兼比较《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期刊论文]-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6)
9. ELISABETH M W I Am My Body 1995
10. FRASER N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1989
11. 胡彦 女性写作: 从身体到经验——兼论当代女作家的创作 1996(03)
12. HARWOOD S D L 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ng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1991
13. FLOTOW L V Translation and Gender 1997
14. JEREMY M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001
15. 刘军平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中西话语[期刊论文]-中国翻译 2004(04)

## 本文读者也读过(9条)

1. 孙旭华. SUN Xu-hua 略论翻译中的性别倾向[期刊论文]-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 16(2)
2. 刘娜 翻译研究的性别视角——女权主义的翻译观刍议[期刊论文]-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8(3)
3. 刘莹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期刊论文]-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4. 黄协安 女权语境中的男性困境——“兔子四部曲”中“兔子”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期刊论文]-兰州学刊2010(4)
5. 王小兵 浅谈女性主义和翻译[期刊论文]-甘肃农业2006(9)
6. 刘亚儒 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期刊论文]-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19(4)
7. 刘娜, Liu Na 具有性别意识的翻译——评费拉德《翻译与性别》[期刊论文]-滁州学院学报2006, 8(6)
8. 匡曼丽 女性主义翻译的语言策略及对传统“忠实”的违背[期刊论文]-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0(3)
9. 朱凌, ZHU Ling 浅谈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及实践的影响[期刊论文]-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6, 10(4)